廉潔的芬蘭

開生

曾留學芬蘭有年，對彼國廉潔而又嚴格的公務接待留下深刻印象。

芬蘭是北歐一個有着「千湖之國」之稱的小國。在有關國際組織發布的《全球腐敗排行榜》中，芬蘭曾連續多年成爲全球最廉潔國家。那麼，如此殊榮芬蘭是怎樣獲得的呢？可以說，「透明處處可見，監管無處不在」是芬蘭成爲世界最廉潔國家的一條寶貴經驗。芬蘭的法律法規對公務員的管束很嚴，並且還非常細化，非常透明。就拿公務接待即我們這裡常說的公款吃喝來說吧，一場飯局下來，在一起吃飯的都是什麼人，跟工作有什麼關係，都點些什麼菜，花了多少錢等，都要及時在網上開列清單進行公布，媒體若發現問題可以曝光，公衆覺得不妥可以舉報。芬蘭原中央銀行行長在一次公務接待中，由於違反規定多點了一道菜，被媒體發現曝光後不得不引咎辭職。芬蘭法律還規定，公務員不能接受他人價值較高的禮品，而價值較高的界定則是二十四美元。依芬蘭的物價水平，在餐館喝杯白開水都要五美元。

在芬蘭，只有總統、總理、外交部長、內務部長和國防部長五人享有配備專車待遇。對於公務員集體使用的公車，芬蘭政府曾設計了一套監控系統。公車上裝有兩個按鈕的發射器，一個刻有「公務」字樣，另一個刻着「私事」字樣。如果是私事，則要照章納稅。如果是公務用車，需要事先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並講明去向，上車後還要分情況按下按鈕，讓監控中心收到信號以便掌握公車一路的行蹤。如果按下公務按鈕，而汽車實際行駛的方向卻不對，車上的無線電話就會響起，監督人員會及時打來電話詢問和提醒開車者。這種做法在芬蘭實行好多年了，竟沒有發現一個違規者。此外，還把公務車的車型和牌號公布在各大媒體上，歡迎群衆監督。駕駛公務車上下班者，則被規定必須按照最短最便捷的路途行駛。芬蘭法律還規定，對於因公出差，各部門每年都有固定計劃，出差目的、期限和報銷數額都有明確而嚴格的規定。部級高官因公出國，須經總理或議會批准。

政府對出差審批相當嚴格，想出趟公差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提倡在出差地搭乘公交車，出差補貼如果少於一天，則按小時計發。有人不無幽默地說：芬蘭雖國家富裕，財力殷實，但就是政府太小氣、太摳門了。其實，這種可喜的廉政局面的形成並不是因爲政府太小氣、太摳門，而是「透明處處可見，監管無處不在」的有效監督機制使政府不得不小氣，不得不摳門。

京城如廁記

易水寒

最近幾年，隔一兩年去一次北京。京城日新月異，面目更新，自不在話下。不過最大感受還是如廁難。

上次，和朋友在一家小飯館吃飯。席半，欲方便。老闆遙指門外：「出門左拐，沿胡同前行一百米，右拐，有一公共廁所。」

橫行正走來得快，見一門口大書一「男」字，一頭扎進去，驚遇一長髮披肩人蹲在那裡。我「砰」一下彈出來，仔細端詳門口招牌，依然是「男」。再進去，見長髮人施施然站起，頷下飄着幾縷美髯。受此驚嚇，我已沒了方便的興致，潦草解決，回到飯館問：「你們連個廁所都沒有？」

老闆用手一掃：「周圍幾家飯館都沒有哦。」

在我所居住的二線城市，即使蒼蠅大的飯館，也要準備個廁所。管進又管出，這才符合人的生理需求。

次日在中關村一帶逛書店。整整一天，先吃早餐，後吃午餐，兩家飯館均謝絕如廁。其中一老闆還體貼地給我指路：「附近有一肯德基店，你們去那裡方便吧。」

飯店如此，商舖更理直氣壯。在中國書店，一讀者小聲問，衛生間在哪裡？導購員說：「對不起，我們這裡沒有。」

京城地皮貴，居且不易，廁所位列附屬品，自然能省便省。但煌煌幾層樓的書店，沒有廁所，你信嗎？且不說購書者，書店的服務員難道不用？他們豈能個個身懷絕技，上班憋一整天，下班再帶回家放掉？我看，主要是不想與人方便。反正生意好做，店大欺客，既來之則安之，不要奢望另外的配搭。

不過，久居京城的朋友似已安之若素，甚至絲毫不再將其當作問題。大概是身在此山中，與山成一體了。有個朋友說，坐公交車，一堵一兩個小時，也曾被憋得紅頭漲臉，無地自容。後來逐漸適應，身體形成條件反射，出門便關閉所有排泄系統，回巢後方解鎖。高超者，行走於京城高樓大廈間，汗亦不敢出。

莫非一方水土一方人，說的就是這個？

毛澤東的煙癮

陳魯民

毛澤東的煙癮很大，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在他留給世人的諸多影視、圖片、文字資料中，手夾香煙或在嘴上叼着香煙成了他的公衆形象。

煙癮大到什麼程度？據說在延安窰洞裡寫《論持久戰》時，他是一根接着一根，一天可以抽五六十根。那時經濟困難，他抽的多是邊區造的土煙，這對他身體損害很大，保健醫生多次建議他戒煙，他幽默地說：還是等革命成功再說吧。

他抽煙還有一個高峰期，就是解放戰爭時期指揮三大戰役時，那時正是兩黨兩軍較勁的關頭，上百萬人在前線廝殺，戰場形勢瞬息萬變，稍有差錯就可能導致巨大傷亡，作爲我軍最高指揮員，毛澤東每天神經高度緊張，寢食不安，就靠抽煙來提神。作戰室裡每天都是煙霧瀰漫，讓不抽煙的周恩來可吃了不少苦。好在當時我軍後勤供應有了較大改善，毛澤東可以抽到一些質量較高的香煙，一些從前線回來的將領，像賀龍、陳毅、鄧小平這些煙友，經常給他帶幾條繳獲的外國香煙，幫他改善一下口味。

毛澤東的煙齡極長，從十八歲抽到八十一歲，長達六十三年。斯大林逝世之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訪問中國時，曾告訴毛澤東說：「蘇聯的醫學專家認爲，如果斯大林遵照醫囑戒了煙的話，他可能不會逝世得那麼早。」也許是他的勸告起了作用，毛澤東戒了煙。但是，十個月以後，他又抽了起來。直到去世前兩年他才眞正戒了煙。一九七四年，毛澤東開始戒煙。衛士們開始怕他難受難忍，就把煙和煙具放在原處，結果，毛澤東要麼把煙拿起來放在鼻子前面使勁地聞幾下，要麼就把雪茄煙放在手裡用手指來回地捻幾次，堅決不抽。有一次周恩來來毛澤東這兒商談工作，目睹了後者戒煙的痛苦，就勸他可以少抽一點，毛還是不抽。就這樣，毛澤東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再也沒有和煙打過交道。

毛澤東酷愛吸煙，一是習慣，二是需要。他曾對保健醫生說：「煙，我吸進去的並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燒掉的。沒有香煙在手上，或吸上幾口，在思考問題時，總覺得缺少點什麼。有了香煙在手，就好像補充了這個不足。」美國作家R．特里爾撰寫的《毛澤東傳》，是這樣描述評價毛澤東抽煙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煙草消費國。毛至少有六十年的抽煙歷史。可能任何國家的政治領導人都不如毛抽掉的捲煙多。他說：我們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既然「不能不抽」，一九六八年，有關部門就在煙的質量上做文章，與煙廠合作，專門爲毛澤東生產了一種摻有中草藥的雪茄煙，去掉一部分香煙中對人體有害的成分，讓他既過了煙癮又盡可能輕地損害身體。爲此，國務院辦公廳決定，將什邡捲煙廠的特供煙生產小組舉遷北京，專門爲毛澤東精製專貢的「一三二」雪茄捲煙。

毛澤東的煙癮固然很大，但如果需要時，他的克制精神也很強。一九四五年重慶談判時，因爲蔣介石不吸煙，也討厭煙味，所以，毛在和蔣介石談判時始終未吸一支煙。這對於一個一天大約要抽五十支煙的人來說，是多麼大的痛苦，也是多麼大的考驗。事後，蔣介石告訴陳布雷說：「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據說每天要抽一聽（五十支裝）。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絕不抽一支煙，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啊！」

三十年後天也變

姚船

行走在加國大城市馬路上，你經常會看到不同膚色的面孔，不少來自亞洲、非洲、南美洲等不同地區不同族裔的人，讓你從某個角度感受到多元文化社會的親和與包容。

由於移民人口不斷增加，尤其是有色人種，如黃皮膚、黑皮膚以至褐色皮膚移民的增加，令加拿大人口結構發生很大變化。有報告顯示，三十年後，作爲主流社會的白人，人數將少於一半，被少數族裔人口超過。有朋友笑稱，屆時大變「天」，由英法裔主宰的社會恐怕也會來個大轉變，說不定華人、印度人或黑人會成爲「大哥大」。有幸活到那一天，也許可成爲主流社會一分子呢！

嚴格地說，不論英裔或法裔，都不是加拿大這片遼闊大地上最早的主人，因爲他們不是原住民，只能算是早期的移民。當然，從歐洲最先到達這裡的那些人，並非像現在一樣通過申請，用家庭團聚、投資等理由獲批才來的。他們的「護照」就是手中的槍炮。隨着社會的文明和發展，尤其是後來國家的建立，英法裔用歐洲議會一套政治制度，牢牢掌握了加拿大的一切權力，形成了白人主流社會。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前自由黨總理特魯多提出多元文化概念，至八十年代後期成爲法例，爲加國構建一個各族裔平等相處的多元文化社會奠下基石。如今，加拿大已成爲發達國家，人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和較高的生活水平。雖然大批移民湧入，令少數族裔人口不斷上升，但國家政治經濟命脈仍牢牢掌握在白人手中。單看一看在國會大廳裡「排排坐」的幾百位議員的面孔膚色，你就知道與族裔人口結構完全不成比例。

統計局指出，再過三十年，加國白人人口將少於其他族裔。其中人口增長最快的是亞裔，如中國人、南亞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還有非洲黑人。大城市最爲明顯。屆時，多倫多人口中將有超過百分之六十是少數族裔，而溫哥華的少數族裔也佔該市人口近六成。

不過，人多並不一定是政治上的優勢，因爲新移民往往要爲生活奔波，加上語言障礙，大多不關心政治。而他們的第二代，思想和生活方式雖然融入主流社會，但實際上卻又不獲主流社會認可，成爲「夾心階層」，即中國人說的不中不西。種種主客觀因素使少數族裔不管人數多寡，永遠都處於政治上的弱勢。不要說變「天」成爲「大哥大」，就算少數族裔要眞眞正正享受平等，達成消除一切歧視的目標，前路也十分曲折漫長，豈止多三十年？

紅場上的閱兵．觀禮．國葬

李景賢

行進在紅場上的俄軍方陣 （資料圖片）

五月九日上午，慶祝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六十五周年的大閱兵在莫斯科紅場上舉行。應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之邀，胡錦濤主席出席了閱兵式。只見得一排排受閱官兵精神抖擻地從列寧墓前走過，一輛輛坦克、裝甲車、導彈運輸車隆隆地開過紅場，一架架殲擊機閃電般掠過紅場上空的藍天。此情此景勾起了我對一件件往事的回憶。

「魔鬼並不像畫的那麼可怕！」

在蘇維埃年代，在莫斯科紅場上，經常舉行盛大閱兵式，其中兩次最爲震撼人心。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撕毀了一九三九年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從三條戰線對蘇聯發動了突然襲擊。他傾盡了幾乎全部兵力和軍事裝備，以期「閃電般」「吞掉」蘇聯這個「東部大國」。希特勒叫囂「要在共產黨奪得政權二十四周年那一天（當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紅場上檢閱德國軍隊」。在這個關係到蘇維埃國家生死存亡的危難時刻，斯大林不顧德軍飛機對莫斯科的狂轟濫炸，毅然決定在戰爭爆發四個多月之後，於十一月七日照常在紅場舉行慶祝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閱兵式。在上午九時開始的閱兵式上，他突然走向麥克風，發表那篇著名的「五分鐘講話」。斯大林在講話中特意引用了一句俄羅斯俗語：「魔鬼並不像畫的那麼可怕！」最高統帥這一「滅魔」吶喊，通過無線電波頓時響徹了蘇聯二千二百多萬平方公里廣袤無垠領土的上空。

我看過解密的俄羅斯檔案，得知一個有趣的細節。蘇聯新聞記錄電影製片廠，事先並未被告知斯大林要在閱兵式發表演講。攝影師雖拍下演講的全部鏡頭，但效果很不理想。經請示斯大林批准後，在克里姆林宮院內臨時搭起一座「列寧墓」。斯大林再一次穿上軍大衣，戴着大沿帽，站在這個「陵墓」上補拍了這一歷史性演講的鏡頭。

斯大林演講一結束，將士們就成批、成批地從紅場直接開赴前線。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一個感人肺腑的細節，是斯大林的孫子葉甫根尼．朱加什維利於一九九六年初，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親口對我說的。還在德國軍隊入侵蘇聯的當天下午，斯大林就把他的兒子雅科夫（葉甫根尼的父親）叫到辦公室，沉穩地說：「不要緊的。上前線打仗去！戰爭就是戰爭。國家存亡，人人有責！」雅科夫當即上了前線，但再也沒能回來。斯大林向衛國戰爭勝利的祭台，義無反顧地貢獻出了自己的親骨肉。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蘇聯軍民經過了一千四百一十八天浴血奮戰，終於打斷了德國法西斯軍隊的脊樑。這一天，在紅場上舉行了勝利之師的大閱兵。儀式開始之前，一排排戰士把所繳獲的德軍軍旗，輕蔑地拋在紅場列寧墓兩旁，向蘇維埃國家創始人列寧莊嚴報告：正義最終戰勝了邪惡。

在隨後舉行的閱兵式上，蘇軍副統帥朱可夫元帥騎着白馬，首先繞場一周，檢閱了蘇軍部隊。之後，一排排威武的步兵，一隊隊驍勇的騎兵走過列寧墓旁；一輛輛坦克、裝甲車隆隆地開過紅場；一架架戰機呼嘯着掠過紅場上空，接受蘇軍統帥斯大林大元帥的檢閱。

「人民大散步」

在蘇維埃年代，在通常情況下，每年在紅場上舉行兩次閱兵，以慶祝十月革命節和國際勞動節。閱兵式於上午十時開始舉行，時長爲一刻鐘。軍人和武器參加檢閱。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外交官和記者，主要觀察、研究閱兵時所展示的蘇聯新型火箭、導彈。

閱兵式後即開始舉行群衆遊行。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蘇軍將領們分成兩列，分別站在列寧墓平台（稱「一號觀禮台」）左、右兩側觀禮。他們乘坐莫斯科地鐵特種支線（即二號線）到達列寧墓下面，然後乘電梯上到一號觀禮台。

在列寧墓兩側，設有用水泥鋪成的階梯式觀禮台，可容納一千多人。蘇聯黨和國家各部門負責人、各界代表、駐蘇使節和記者參加觀禮。緊靠着列寧墓的左側觀禮台，是使團和記者團觀禮區。

群衆遊行以市區爲單位，有組織地進行。各區隊列以區旗開路，都舉着大幅的列寧彩色畫像，偶爾可見蘇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正式委員的畫像，由蘇共中央總書記打頭，其他人則按俄文字母順序逐一排列。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節日口號、雄壯的樂曲和昂揚的歌曲，時不時還可以聽到對老戰士、先進人物、外國貴賓的採訪聲音，節日氣氛相當濃烈。作爲譯員，我多次陪同我國駐蘇聯使節，參加了紅場上的觀禮。群衆遊行相當隨意，蘇聯人稱之爲「人民大散步」。在五一節觀禮時，經常可以看到：小小孩兒坐在大人的雙肩上；年輕的父母用漂亮的小兒車推着嬰兒往前走；少男少女頭頂着用報紙疊成的三角帽遮陽；不少人邊走邊聊，少見過於亢奮的表情。我多次與參加遊行的平民百姓交談過，了解到一些情況：遊行自願參加，事先不進行任何排練，大約提前三個小時在指定地點集合，遊行後各自乘公交回家休息。

寫到這裡，我想介紹一下自己作爲嘉賓參加一次觀禮的體驗。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在列寧格勒（聖彼得堡當時的名稱）出差期間，被邀請參加十月革命節觀禮。這裡與莫斯科紅場上的觀禮不同，沒有閱兵式，只有群衆遊行。在外賓看台上，人們邊看邊聊天。不少人三三兩兩圍着，你吃我的巧克力，我喝你從暖水壺倒出的熱咖啡。我因不懂「規矩」而未帶吃喝之物，只好厚着臉皮白吃白喝。廣場上氣溫大約有零下十五、六度，人人的嘴裡、鼻子裡，直哈出一股股熱氣。大家凍得時不時地在極爲有限的空間裡走動走動，甚至跺跺腳。觀禮一直進行了兩個半小時。

見證蘇聯的國葬

莫斯科紅場有三大「莊重的正式功能」，除上述的閱兵、遊行外，它還是舉行國葬之地。

紅場見證了蘇聯的五次國葬。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列寧的葬禮在這裡隆重舉行，他的遺體安卧在水晶棺內。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的葬禮也在紅場上舉行，周恩來總理參加了這一國葬。從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五年三月，蘇聯三位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相繼去世，他們的葬禮亦在這裡舉行，黃華國務委員、萬里副總理、李鵬副總理分別參加了上述三人的葬禮。我當時正好在莫斯科工作，經歷了在兩年多時間內，克里姆林宮三易其主這一罕見現象。上述三次葬禮的規格、儀式相同，現將勃列日涅夫的葬禮簡介於後。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早上八時（莫斯科時間），安放着勃列日涅夫遺體的棺槨，由十二名士兵分成兩列從圓柱大廳抬出，然後置放在正門邊的炮車上。炮車的四周用紅黑相間的輓條和鮮花裝飾。不一會兒，炮車緩緩開動，慢慢駛向一兩公里以外的紅場。在沿途道路的兩旁，士兵一個挨一個肅立着，在他們的背後站着一排排普通百姓，隊伍連綿不斷。電視攝像機從直升飛機上跟蹤拍下炮車送葬的壯觀場面。

八時五十五分，炮車到達紅場列寧墓，停放在陵墓中央前面大約六七米遠的地方。

一、二十名護衛軍官邁着正步向炮車走去，分兩列立於車的兩側。

黃華國務委員於八時二十分抵達紅場，被安排在列寧墓左側外國領導人觀禮台上。這是繼周恩來總理參加斯大林的葬禮後，我國領導人第二次參加蘇聯最高領導人的葬禮。

九時整，葬禮開始舉行。新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在列寧墓的平台上致悼辭，各界代表先後發表了講話。當日天氣很冷，大約在零下二十度左右，在每位講話人的面前，飄着一層層非水非冰的薄霧。

九時五十五分，葬禮結束。安德羅波夫率領一批領導人從列寧墓下來，走到陵墓的左側。此時，十二名士兵分成兩列，將棺槨從炮車抬下，隨後即用肩扛着將其抬到蘇共領導人身旁。安德羅波夫等十二名領導人也分成兩列迎上去，站在兩列士兵的外側。兩列各六名士兵立即一齊將身體往裡靠，一個個改用雙手使勁地頂着棺槨，爲立於兩側的領導人騰出一小塊抬棺的空間。安德羅波夫等人各用一隻手象徵性地托着棺槨。不一會兒，棺槨被二十四人抬到列寧墓左側早已挖好的墓穴旁。十二名士兵用雙手使勁拽着棺槨兩側拴着的十二條粗挽繩，慢慢地將棺槨往墓穴下面放。放置畢，站在墓旁的蘇共領導人脫帽低頭默哀好一會兒，目送故人最後一程。勃列日涅夫的夫人身着黑長裙，圍着黑頭巾，戴着黑手套，緩緩走到墓穴邊，彎下腰去捧起一抔黃土，輕輕地向逝者撒去，墓地上空頓時飄起一縷淡黃色輕煙……

在日本品茶道

一凡

在日本，到閭巷街蹓躂，見不少店堂招牌上寫着「品茶店」，進得裡邊，細看那「茶單」，方知這些多爲咖啡店或飲料店，並非品茶處。問人得知，在日本大凡解渴的飲料都稱茶。其實，飲或品的雅俗之分，依我看，卻在於是否生理需要或精神享受。譬如說，近來鐵觀音茶在日本大行其道，裝進易拉罐的烏龍茶，則是因爲列入健康食品而身價百倍，想來想去，這跟我在徐州喝的「啤兒茶爽」有什麼兩樣？然而，日本人卻有着比中國人品茶更講究之舉，那就是將飲茶上升到「茶道」的境界。

日本人對茶道頂禮膜拜，而且還嚴格遵守着神聖的若干規定：開始是木魚伴奏，客人入席而坐；齋碗要時刻盛滿清水，茶房保持寧靜，不合要求或不雅者應立即退出；不准閒聊，只談國是，勿出污言穢語；飲茶不超過四小時；飲茶不用茶壺，將切細的茶葉置於精緻的茶杯中，再沖以開水，飲用時將茶杯一一傳給客人，用消毒毛巾擦拭過了再飲用；待客人飲畢，再從頭開始。

這一道道程序無疑是欣賞陶瓷藝術品的最好時機，所以，茶道不僅刺激了日本陶瓷業的發展，製造出精美絕倫的陶瓷器皿，而且陶冶着日本國民心平氣和、彬彬有禮的性格。

在東京，我這個好「牛飲」大碗茶的「劉姥姥」，觀摩了一回京都「里千家」茶道的表演。茶室是在一間幽雅的日本式庭院的「小品茶室」進行的。當我踩着鋪滿細石的小道，在綠竹掩映的茶室中卸履而登，一下子進入眼簾的，是正中掛着的一副嵌字聯，上聯是：小天地大場合讓我一席；下聯是：品茗茶論古今喝它幾杯。橫批：食罷一覺睡。仔細一看，一旁有郁達夫的名字，這副對仗工整、用字淺白卻意境高遠的對聯看來是出自郁達夫之手。待客人正襟危坐到榻榻米的「座布團」上，烹茶娘亦跪叩行禮。只見她一襲和服，略施脂粉，爾後勺水烹茶，每一道程序都有板有眼，一舉手一顧盼，皆是凝神虔誠，宛如老君爐前煉丹的玉女。而我一邊看着她烹製香茗，一邊舉目望向她身後半掩的窗牖庭院一角。待茶好，又一番禮數之後，客人一口飲盡杯中的綠抹茶後，還要欣賞一會兒手中的茶碗。那些茶碗造型古樸，貌似土頭土腦，但件件都是價值令人咂舌的陶藝精品，然後才是依次稽首叩謝。整個茶道過程洋溢着古典韻致，似乎可滌煩消愁，淨化現代都市生治中的喧囂塵埃。我心境爲之一清：茶道竟有如此之妙，我算是多少領略到茶道在日本大行其道的原因了。

翻翻歷史才知道，茶是公元八〇五年從唐傳入日本的。起先日本人把茶當毒藥不敢喝，直到一一九一年以後，有日僧利休數次入宋訪茶，撰寫了茶道開山經，即扶桑第一部茶書《喫茶養生記》，茶才被日本人所接受，有人就將利休奉爲茶道的祖師爺。令我驚訝的是，茶的故鄉未聞茶「道」，倒在日本成了大氣候，且茶文化登峰造極，已成爲日本文化的一個重要象徵。